

# 搖滾樂裡的民間小調

■當晚的演出非常精彩，氣氛濃厚。



不起眼的漢族、佤族、布依族小伙子，組了支樂隊叫「山人」，帶山的味道從雲南往外竄。他們簽約了，上電視，上綜藝，上訪談，唱到南非、美國、西班牙。人紅了，怕見人，怕說話，怕熱鬧，但在他們神態語調的疲憊中，還是帶有「讓人們重新認識中國民族音樂」的渴望。■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

「山人」的主唱叫翟子寒，是樂隊的組建人。他帶着墨鏡，頭髮有點長，穿得一身黑，盤腿坐着若有所思，成員說他晚上睡不着，因為要考慮的事情太多，最近很煩躁。调侃「理想可能是種病」的翟子寒，覺得「做音樂沒有愛會麻木」的艾勇，看到長頭髮就有種親切感的小歐，留着辮子像唱京劇的小不點，他們是吉他、貝斯、鼓手和民樂手。他們，對於上街被人們認出來已感到麻木，但站在台上，還是感到緊張，雖然看透「搖滾就是個音樂風格」，但要是唱不好，觀眾會毫不留情地說「下去吧下去吧」。

他們最期待的是音樂一響，台下喜悅、舒服、熱鬧的氛圍。這支「住在山頭上」的雲南獨立唱作樂隊，不玩「高尚音樂」，反而在搖滾樂的民間小調裡玩出一股野味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內地校園裡開始出現迷笛音樂節。雲南昆明可算是第一個迷笛音樂節的發源地，40多支樂隊，2000多個演員在公開的環境下，互動狂歡，中歐藝術家如賈樟柯、吳文光、杜海濱，及眾多樂評人匯聚其中。那時，在北京的小歐趕回來，就為了參加這個活動，也因為這個活動，「山人」得到圈內樂評人的關注，奠定了後來的發展方向。

## 電子音樂在民間

「電子音樂在民間已經有了。」在他們眼中，民間音樂的曲調、音律和電子音調非常接近，甚至更質樸、迷人。譬如，傣族的口弦，讓人掉在裡面無法自拔。當然，最理想的狀態是不用電子器材，回歸自然。巴烏、彝笛、三弦、排簫、卡林巴、手鈴、沙錘、口鼓、口弦、Djembe、Bongo這些，用最土的樂器做出的電子音樂，已經能夠把各類民間聲音，包括鳥、水、山、風等，甚至田地裡老人唱的，火塘邊青年人說的，情侶在樹林唧唧的，全都表現出來，把「她有位情郎住在對面半山腰」的民間小調，「你可吃嗎蚱，吃麼我去抓」的昆明民謠，還有雲南花燈的絢爛色彩，呈現出全新的視聽感受。

「我們通過音樂，表達出對社會的認識和責任。」他們的音樂對小人物、平凡人命運有深刻的思考，用現場收集的吊車、鋼筋、水泥、磚瓦，在吆喝中釋放快樂。

■山人樂隊成立十三年，已在海內外作多次演出。



他們說：「我們的歌就是講生活中的問題。」

十三年過去，他們不曾沒變。

## 中國音樂的根

去過歐洲表演後，翟子寒更堅定地說：「民族音樂是中國音樂的根。」西方上世紀八十年代便發展出電子樂，用科技製作魔幻、迷幻的音樂，還出現了重金屬、機械搖滾樂，這與歐洲城市的建築、生活方式、整個發展相關。「其他人再怎麼演，老外看來就是只是學得像。」加上，現在做音樂的門檻低，拿電腦就可以做曲子，有才華的人非常多，但能被記住的沒有幾個，按他們的話說：「嗚呼人嚼過的是沒有味道的，也學不好。」

他們要做的是有中國特質的音樂、民族的電子樂，中國的水稻、田地、山頭、神話、信仰、舞蹈、詩歌，都有各自的特色，加上民間藝人的唱腔，非常純正。他們常說，音樂是神的語言，用來和神溝通的，音樂也是天上的語言，是一種修行。他們對民族音樂的態度是，新專輯雖然在國外發行，但根還是在中國內地。

## 原生態不落人後

民族音樂看似簡單，其實很複雜，因為沒有遵循十二類的音律，可變性很強。山裡走出來的他們說，寨子和寨子之間很不一樣，雖然只隔了一條河，但雲南的音樂面貌很豐富。雲南民族音樂以快樂的曲調居多，這和天氣、地理環境、物產豐富有關。「民族音樂的音階排列、變化、變換和每個民族的性格、文化、歷史有關。」

「民族符號只是載體，人文在裡面才有了意義，人文的高度決定了音樂的高度」。說着說着，翟子寒弄起達比亞（怒族古老的彈撥樂器），邊彈邊跳邊唱，載歌載舞。

原生態也沒那麼容易，因為原生態代表你是邊緣人，唱着落後人羣的歌。要靠唱民族音樂、原生態音樂闖出頭來，除非你是「山人」樂隊。

■貝斯手艾勇

■樂手小不點

## 付出是因為太愛

採訪當晚，他們演出拿手歌。觀眾吶喊着「不想回去睡覺」，始終不走，他們忍不住哭了。

「所有的付出都是因為太愛音樂。」

艾勇如是說。他的父親，希望他做醫生，儘管他對解剖學確有濃厚興趣，但東西記不住，上課就瞌睡，後來還是放棄了。他考藝術學院，三次考試都被刷下來，仍不能改變他對音樂的熱愛。

翟子寒，也考過藝術學院，那時學院沒有吉他專業，他就打算先學個二胡。但他坐不住，因為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

小歐，待過很多樂隊，是當時昆明最好的鼓手，大家為了搶他還打起來。但他選擇了子寒，覺得大家的音樂想法很相似。

小不點，為了音樂，從貴州一路漂到北京。他未成為成員時，山人在台上演出，台下的他忍不住，衝上台跳起來「鬧」，如今，倒成為隊裡不可缺少的一員。

多年來，四人同吃同住，沒排練地點，就在家裡啞練，盡一切辦法做音樂。他們是兄弟、是家人，為音樂、為夢想，互相支持撐到現在。

山人，一直都在路上。

## 影壇熱話

文：Christy

## 伽侖略風潮

久違了的「伽侖略」再次現身熒幕，從一板一眼的物理學教授搖身一變，成為一個較為人性化的神探。有追開日劇的觀眾，對於湯川學的改變應該不陌生，因為日劇步入後期，湯川學已不再滿口物理方程式，而是開始被情牽引，不為「有趣」而協助查案。

當然，神探還是有湯川學式的堅持，比如不轉彎抹角的科學態度、剛開始對案件依然不為所動等，但與早期對怪力亂神、心靈感應、未卜先知等現象感興趣的他相比，顯然多了幾分溫柔、多了一點人情味。因而即使少了慣常解開謎題時的招牌耍帥動作，觀眾依然受落，因為有感情的湯川學似乎更迷人。

《神探伽侖略2：真夏方程式》接續剛於六月中完結的日劇，六月底香港與日本同步上映。但在沒有電視台播放足本劇集的情況下，觀眾依然樂於走入戲院，一來是因為電影是一個全新、獨立的故事，與電視劇內容並無直接關係；二來當然是衝着福山大叔而來囉。事隔五年，福山雅治帥氣依然，堪稱日本最有魅力的中年男星，而伽侖略一角更凸顯了福山型、英、帥的一面。

不過帥哥也有弱點，聰明的湯川學這次遇上他最討厭的小孩，以往見到孩子避之則吉的他，這回卻放下身段，與孩子一同偵查案件。故事以美麗海洋而著名的玻璃浦為背景，湯川學為了一場研討會來到這裡，豈料卻被捲入一件複雜的案件裡，牽扯出一段長達十多年的家庭秘密。與過去接觸過的案件並不一樣，這次事件沒有歹角，沒有惡意為之的犯罪，只有包裹着溫情、善意的守護。在電影中，伽侖略沒有拋出太多物理理論，案件也並非以物理解謎為主，湯川學主動協助調查，如同片中各人一樣，為了守護一個人而四處奔波。他說，事件會扭曲一個人今後的人生，因而他盡力將傷害減到最低。這是他第一次顯現出其感性的一面，在與各方交涉時，事事留有餘地、甚至在最後對「受害者」說出「你並非一個人，我會與你在一起」這種鼓勵的話語。湯川學經過過去一系列案件的洗禮，當然一方面也被內海薰、岸谷美砂兩位女警感染，而在性格上有了不一樣的情感反饋。

此片沒有以往破破謎題時寫方程式的習慣，這是否也意味着湯川學不再將犯罪等同於一條條的方程式，不再將人定位為一堆符號，而視之為有溫度、可變的因素呢？



## 影訊

## 焦點影人邱剛健

名劇作家邱剛健編而優則導，既是前衛的劇場創作人，又是充滿古典氣質的現代詩人。他曾三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，經典電影《投奔怒海》(1982)、《地下情》(1986)、《胭脂扣》(1988)及《阮玲玉》(1992)，以及話題作《死角》(1969)、《愛奴》(1972)、《唐朝豪放女》(1984)皆出自他手筆。

邱剛健極少在公開場合談創作，電影資料館今次以他為焦點影人，選映三齣他創作或喜愛的電影，深入剖析此全才創作人的電影作品，讓大家了解經典電影背後精彩故事。

由尼爾·佐敦編導的《激情導火線》是當年在港備受忽視的英國愛情片。影片精緻描繪人與人、人與神間的愛——施與受、愛與妒、爭佔和退讓。邱剛健這樣形容此影片：「寫實的、人文的電影主要的缺點是只關心到人的情境，很少再創造出耐人尋味的詩和神靈的神秘性……女主角的犧牲、苦難和信仰，都讓我感動，緬懷不已。」

《地下情》(黎傑合編)是邱氏最喜愛的創作，他更因此榮獲一九八七年電影金像獎最佳劇本。此部「黑色愛情懸疑片」由關錦鵬導演，故事由蔡琴的突然死亡案開始，追查過程造就了蔡的男友梁朝偉與女女溫碧霞的戀情，又揭發了梁與金燕玲的偷戀，最後以探長周潤發等待死亡作結。影片糅合了偵探、奇情和愛情片元素，探索人性和感情的陰暗面。

《唐朝綺麗男》可算是《唐朝豪放女》的續集，是邱自編自導之作，以寫情寫性為主。影片描述美少年、同性愛、戀物癖以至戀屍情，還糅合了唐代和現代的意境、景物、人物造型，展現唐代年輕人的狂放、反叛、疾惡如仇和文化的豐盛。風格化的造型、劇場化的調度和佛教梵音的使用都見巧思。

## 影談系列之二：邱剛健

放映：7月13至14日  
座談會：7月14日 4pm  
地點：香港電影資料館



## 影音館 The Bling Ring原聲大碟—天真的創傷

文：大秀

Sofia Coppola作The Bling Ring的故事非常有趣，他改編自五至六年發生在荷里活山的離奇明星失竊事件：七位年輕人組成名為The Burglar Bunch的團體，透過互聯網和社交網站收集加州明星的動態，但他們並非要追星，而是要了解他們的一舉一動，趁他們外出的時候潛入他們的住宅打劫。據資料顯示，當時的受害者包括Paris Hilton、Rachel Bilson、Lindsay Lohan、Orlando Bloom和Miranda Kerr，失竊額合共高達三百萬美元。被捕後，所有參與人都被判監守行為或入獄，而Sofia Coppola在讀到有關事件的報道後對事件感興趣開拍本片，參與演出的有Emma Watson和Katie Chang等。

原聲大碟的曲目，沒有之前Sofia的作品那種獨特的型格，換來的是相當適合片中年輕人Age Group的Hip Hop曲風，Sofia在本屆康城影展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，雖然她的舊作《鎖不住的青春》跟The Bling

Ring同是有關年輕人的主題，但兩者之間的分別在於後者所講的年輕人是欠缺innocence的，大概是這個原因，選擇Hip Hop曲風就最適合不過。參與的團體有Rick Ross、M.I.A.、2 Chainz、Kanye West、Lil Wayne和Ester Dean等，代表了這世代的iPod文化——重節拍、重低音的交差轟擊。最有趣當然是「大哥」Kanye West的舊作《Power》，此曲的創作意念來自當年Kanye因80's and Heartbreak的成功，衝上台打亂玉女Taylor Swift領獎事件後他對成名和媒體的「反思」，頗切合電影中幾位年輕人的扭曲心態。Sofia現任丈夫Thomas Mars

為樂隊Phoenix的主音，他倆在監製《鎖不住的青春》原聲大碟時認識，及後Sofia的所有作品，包括《迷失東京》、《瑪麗皇后》、《迷失地》Thomas亦有監製，這次The Bling Ring中Phoenix也貢獻一曲。似乎，Sofia對作品的音樂非常重視，她不要簡單地把某些歌曲組合起來了事，在另類和型格之外，她亦有大膽的嘗試，The Bling Ring的原聲，算是她所有作品中唯一以Hip Hop為主要曲風的作品。在推出之前，Sofia更與Kanye West聯絡，詢問他的意見。當然，片中最重要、末段的一曲，還是由他丈夫領軍的Phoenix來包辦。

